

齊黃門龍川別志卷之上

宋眉山蘇轍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  
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  
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  
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  
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雀兒者也后召與語  
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  
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柰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

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失也橐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爲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旣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荅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釀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

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卽張末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末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末德以勅視之末德曰丈人爲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末德曰

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見爲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末德夫嬭遂極富貴

張末德事周世宗爲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卽病幾年乃愈末德所以待之旣厚客欲辭去末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遽也曰吾有小術當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爲黃金末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未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末德從之素善射

聞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昔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且辭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末德稍以家貲奉之藝祖旣天姿英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未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須輒以獻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宗持書往末德延之卧內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未德驚喜傾家助之

太祖既登極以鄧川節鉞授末德許之終身嘗有人告末德謀反藝祖曰張道人非反者即械而送之末德曰尔敢告吾反膽甚大破械杖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寵之不替遂終於鄧

周顯德中以太祖在殿前點檢功業日隆而謙下愈甚老將大校多歸心者雖宰相王溥亦陰效誠款今淮南都圍則溥所獻也惟范質忠於周室初無所附及世宗晏駕北邊奏契丹入寇太祖以兵出拒之行至陳橋軍變既入城韓勅以親衛戰於關

下敗死太祖登正陽門望城中諸軍未有歸者乃脫甲詣政事堂時早朝未退而聞亂質下殿執溥手曰倉猝遣將吾儕之罪也爪入溥手幾血出溥無語既入見比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然質知勢不可遏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讓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慎勿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成禮由此太祖深敬重質仍以爲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

前川別志 卷上  
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賢相必以質爲首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爲嗣堅辭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爲狂而實非狂也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始交而斃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於兵間利用見虜母於軍中與蕃將韓得讓偶在駝車上坐利用下車饋之食共議和事利用許之歲遺銀絹三十萬疋兩利用之行也而請所遺虜者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

及還上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而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旣而曰姑了事亦可耳惟宮淺泊利用具聞其語旣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賞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爲過厚惟宰相畢士安曰不如此虜所願不滿和事恐不能久衆未以爲然也然自

龍川別志 卷一 五  
景德至今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常有畢公之言得之矣

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矜之色王欽若深害之日從容言於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且恥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不樂曰爲之柰何欽若度上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恥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旤吾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海內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

絕倫之事然後可爲也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它日晚幸秘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如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謾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意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決時王旦爲相材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盖且爲人類馮道皆偉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於亂世生死之際不能

自立旦事真宗言聽諫從安於勢位亦不能以正  
自終與道何異

祥符末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旦爲天書使常悒  
悒不樂上之初卽位李沆爲相旦叅知政事沆取  
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  
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若  
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  
老不及見此此叅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  
若丁謂等所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  
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旣寢疾欲削髮  
披緇以殮素善大年死後諸子欲從之大年以爲  
不可乃止雖以富貴終身而實不得志也

真宗初卽位李沆爲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  
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  
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帝深以爲然故終帝  
之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是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  
嘗遣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閣門䟽論  
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然沆在

中書不喜也因用它人副仲舒而罷致堯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由沆力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娛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皆花籃火筒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

止以銀易之具言於公公輦感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旣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張公安道守金陵二直省官有一人自南方替還具爲公道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



龍川別志 卷二  
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道其事於許公神道碑略叙一二

真宗晚年得風疾自疑不起嘗卧枕宦者周懷正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正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遂議立太子廢劉氏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具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之誅懷正黜準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作一好麻耳億乃少安準初爲此謀欲遣使四方宣示風指誅異已者使楊億爲詔書遣其婿王曙出使曙知其

不可力止之意其必有禍敗藏其詔書草使其妻  
縫置夾衣中及劉后既沒朝廷方欲理準舊勳昭  
出其書文字磨滅殆不可復識由此贈億禮部尚  
書謚曰文李淑爲之辭其略曰自昔天僖之末政  
漸宮闈能協元臣議尊儲極蓋準爲人忠亮自信  
固無異心然使之得志必有恣橫失衆之事未必  
不爲國之禍也

楊文公晚年居陽翟素厚楊瑋瑋嘗辭赴舉求貲糧  
而行公命以千錢予之瑋本責辦於公旣得此殊  
非本意然亦不動公熟視之良久亦無它瑋辭去  
公命乘驢於階瑋不肯公拊其背曰子他日不可  
今日可矣子異曰必爲吾此官旣而以錢百千貸  
之瑋遂及第名位率與文公等

真宗旣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  
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  
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爲樞密使迪  
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翊日爭之上前聲色  
俱厲謂辭屈始以首鞠躬而已謂旣退迪獨留納劄

子上皆不能以自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由此入直中書見同列召堂吏喻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爲也謂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卽從謂旣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

正人爲之一空將草李公貢詞時宋宣憲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旣成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惟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卽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丁謂旣逐李公於衡州遣中使賫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叅知政

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也沂公蹶然而懼因密謀去之

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及山陵事起宦官多緣伏出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終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効力於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不於汝惜差遣因汝不知條法妄有舉動適爲汝累矣允恭泣告不已乃以爲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自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

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果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勘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莫敢違卽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多子孫何惜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否唯唯而已允恭

不得謂決語入奏太后曰山陵使亦無議矣既而  
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  
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間謂同列曰曾無  
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  
爲疑太后聞之大驚卽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  
知也比知於簾前訴之移時有內侍捲簾曰相公  
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知太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  
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欲庇允  
恭不忍破其妄作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

不可測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爲非

內臣張懷

忠者劉后閣下親信人也慶曆中監書庫爲張安道說此事

章獻垂箔有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  
廟章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  
於地仁宗在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  
以爲開封司錄及章獻崩黜爲汀州司馬程琳亦  
嘗有此請而人莫知之也仁宗一日在邇英謂講  
官曰程琳心行不忠在章獻朝嘗請立劉氏廟且  
獻七廟圖時王洙侍讀聞之仁宗性寬厚琳竟至

宰相蓋無宿怒也

王沂公爲相兼玉清昭應宮使宮焚而罷呂許公當國是時太后臨朝仁宗尚幼公能以智輯睦二宮無纖毫之隙及許公薨仁宗方視朝慟哭久之顧左右大臣曰呂夷簡死誰復能辦大事者及舉哀哭之甚慟遂以祭奠器皿盡賜其家張公安道時攝太常卿親見其事其後奉勅撰許公神道碑其家欲言和協二宮事安道於上前質其虛實上不喜曰吾不能復記此事良久乃曰明肅章獻嘗自

言夢周王祐

真宗長子早夭

來告將脫生荆王宮中時允

初始生

允初荆王少子

所謂五相公者太后欲取入宮養

之呂夷簡爭之乃止上所言如此則許公信有力矣

章獻皇后崩呂公以后遺令冊楊太妃爲皇太后且復垂簾士大夫多不悅御史大夫蔡齊將留百官班爭之乃止許公歎曰蔡中丞不知吾心吾豈樂爲此哉仁宗方年少禁中事莫主張者其後盛美人等恣橫爭寵無如之何許公之意或在是矣然

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家用事亦何所不至古今母后臨朝如宣仁后專奉帝室不爲私計蓋未有也

章獻既沒或疑章懿之喪仁皇遣李用和發其窆視之容貌如生使者馳入奏仁皇於章獻神御前焚香泣告曰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仁宗謂劉氏大孃孃謂楊氏小孃孃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秘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如許公保全大臣真宰相也其有後宜哉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親往問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

此人名在圖識胡爲用之上歸閱識得成敗之語  
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爲學士當草白麻爭  
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  
而規利以宅罪罪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

李文定與呂文靖同作相李公直而踈呂公巧而密  
李公嘗有所規畫呂公覺其非所能及問人曰李  
門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它客其子東之慮事過  
其父也呂公因謂李公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授  
以事任李公謙不敢富呂公曰進用才能此自夷

簡事公勿預知卽奏除東之西浙提刑李公父子  
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內旣不協李公於上前求  
去上恠問其故李奏曰老疾無堪夷簡慢欺具奏  
所以上召呂而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門生某求  
官二公共議許之旣而呂公遂在告李公書奏與  
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公以案牘奏  
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  
復用宋宣獻爲叅知政事甚善呂公爲沂公言曰  
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如復



古也呂公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於  
集賢處之可也呂公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  
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  
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  
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王  
公復於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如李公去意固問  
之乃曰夷簡事多以賄成臣不能盡記王博文自  
陳州入知開封所入三千緡上驚復召呂公請付  
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乃請  
罪求去盖呂公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  
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呂公者昌齡誤以博文告王  
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遂以王公知鄆州呂公亦以  
節鉞知許州叅知政事宋宣獻蔡文忠亦皆罷去  
李公王公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  
之

章郇公雖閩人然其爲人厚重少時有相工知人貴  
賤公父以兄弟見之相者曰中有一人大貴公就  
位舍去不復問公弟從之不已父曰所謂貴者誰

也相者曰舍去者是也後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許公鄙其爲人宋宣獻時以尚書爲樞密副使許公卽以爲參知政事欲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自引去公不聽久之宣獻卒乃求避位許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公不遣及許公薨遂秉政晏元獻杜祁公范文正富鄭公更用事公默默無所爲然數公旣去而公爲相如故卒以老辭位而退蓋亦有過人者

張公安道嘗爲予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竒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諺曰水到魚行旣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下王文正公爲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時賈邊李迪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迪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迪以落韻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韻失於不詳審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

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  
論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呂許公猶持此論  
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侈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  
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  
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從而  
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許公雖復作相然不能  
守其舊格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  
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許公  
免相晏元獻爲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叅知政

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上方嚮之而  
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  
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猶傾身下士以  
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  
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  
一不得其二徒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  
然不知其敝也大臣恣爲非橫而下無由能動其  
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已如  
仁宗中年其敗已久矣至於許公非諸公並攻其

龍川別志 卷上  
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蓋朝廷之輕重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則從之否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臣侯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老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

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爲朋黨早歲排呂許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越州還朝出鎮西事恐許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讐而去其後以叅知政事安撫陝西許公旣老居鄭相遇於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惟有過悔之語於是許公欣然相與語終日許公問何爲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耳許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使文正爲之愕然故歐陽公爲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之乃信

蘇黃門龍川別志卷下

宋眉山蘇轍

寶元初元昊創立文法故名吾祖慢書始聞朝廷爲之忿然張鄧公爲相卽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爲憂吳春卿時爲諫官上言夷狄不識禮義宜且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勅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旣而和事一絕元

吳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元卒朝廷竟不問世乃以春卿之言爲然

元昊旣叛陝西四路置帥夏英公竦爲總帥居長安不臨邊精兵勇將留寘麾下四路戰守出入皆取決焉旣遠不及事而四路負敗罰終不及總帥知制誥張公安道爲諫官言自古元帥無不身對敵雖齊桓晉文霸主亦親履行陣至於將佐有敗元帥必任其責諸葛亮爲大將軍馬謖之敗降右將

軍此古今通義也今夏竦端坐長安未嘗臨敵諸路失律一皆不問有總帥之名而無總帥之實乞據四路敗事皆以責罰而罷總帥使四路帥臣自任戰守之計有事于它路着遞相關報隨宜救應於事爲便朝廷從之英公降知州而四路各任其事蓋始於此

元昊久叛邊兵屢屈秦人困弊而諸將耻於無功莫敢言和戎者雖夏人每入輒勝而國小民貧疾於點集鹵獲之利不補所耗而歲賜和市之利皆絕

一絹之直八九千錢上下亦厭兵矣而元昊悖慢已甚亦難於款塞張安道爲諫官乞因郊霈許諸帥納其自新之請以安西界生靈其言甚美仁宗覽之大喜退見許公政府公亦喜曰舍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是歲勅書卽行之自是邊臣乃敢受元昊降款戎夏皆獲息肩仁宗以至仁御物而許公審於安危之計不徇虛名不貪小利故讜言正論聞則能用雖遭元昊之變而不失太平之業有以也夫

賈昌朝始作國子監直講孫奭判監昌朝嘗候奭奭不出使人以唐路隨帚處厚傳示之曰讀訖乃相見既見奭曰知此意否足下異日以儒術作相正如此二人世謂奭能知人然其名位則類矣而邪正則未也若止論貴賤此但相師所能耳

慶曆中契丹使劉六符求和親賈昌朝館伴未有以拒之先是真宗之弟號大弟者用事橫於虜中因信使嘗通書幣仁宗使昌朝謂六符欲因令使答之六符辭曰此於太后甚善然於本朝不便昌朝

因曰卽如此欲以太子真宗之子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答自是和親之議頗息

元昊未順契丹要求無厭范文正公以爲憂乞城京城以備狄衆惑其說惟呂許公以爲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北柰何遽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擾矣乃議建北都因修其城池增置守備識者韙之

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內庭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復得入張公安道爲諫官雖以數論列皆留中富鄭公時知制誥制下復遂國封鄭公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詔書中書舍人繳詞頭盖自鄭公始安道見呂許公猶以非舊典不樂二公之不相喜凡皆此類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



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

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蹟不自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京城舉人張彥澤事温成皇后私作告身事敗陳升

龍川別志 卷一 五  
之鞠之事連温成母及公卿家升之不敢窮治獄  
具朝臣杜樞請錄問駭之特旨不錄問殺彥澤公  
議枉之未幾張堯佐除樞密副使御史中丞包拯  
言其不當未決留百官班爭之樞在班中出班問  
曰樞密欲聞中丞所言何事而後敢留以實告之  
樞曰以此留樞可也人益壯之宋公序頃亦預彥  
澤事疾樞奏言小臣不合越職妄言責監江寧酒  
稅未幾而死識者哀之

宋公序爲叅知政事仁宗眷之許公當國疾序陰欲

傾之而不得其要范希文在延安擅焚元昊國書  
而以私書復之事聞朝廷諸公議之許公謬謂大  
不可公序信之亟於上前乞斬范公許公徐救之  
公序倉卒失措相次以事罷去范氏至今恨之  
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  
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  
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  
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曰吾但  
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英宗皇帝濮王十三子也故本宮謂之十三使母曰  
仙游縣君任氏或言幼時父兄不以爲子弟數仁  
宗晚年無子遣內夫人至濮宮選擇諸子欲養之  
禁中英宗初不預選選者無一可旣晚內夫人將  
登車矣英宗匍匐屏間見之驚曰獨此兒可耳衆  
皆笑內夫人獨異之抱之登車遂養於慈聖殿中  
時宣仁皇后以慈聖外甥亦爲慈聖所養稍長將  
以進御仁宗曰此后之近親待之宜異十三長成  
可以爲婦慈聖從之後卒成婚英宗在藩邸恭儉

好學禮下師友甚得名譽嘉祐末仁宗不豫大臣  
議選立宗室子仁宗勉從衆議立爲皇子然左右  
近習多不樂者帝憂懼辭者久之及仁宗晏駕帝  
卽位以憂得心疾大臣議請慈聖垂簾帝疾甚后  
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惟宰  
相韓琦確然不變叅知政事歐陽修深助其議嘗  
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疾狀琦曰此病故  
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慈聖意不悻  
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立獨琦不動少間修乃進曰

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者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後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令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後一嬖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

恩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今但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熙寧中歐公退居潁上轍往見之間言及此公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昔上在潁邨方人情疑貳公招記室王陶使之密勸王傾身奉事慈聖王用其言執家人禮至親奉几筵進飲食慈聖由是歸心而大計始定

嘉祐二年仁宗始不豫皇嗣未建宰相文富韓三公  
方議所立參知政事王公堯臣之弟正臣嘗爲宗  
室說書官知十三使之賢卽言之諸公亦舊知之  
乃定議草奏書卽欲上而上疾有瘳卽止堯臣私  
收奏本後二年韓公當國群臣相繼乞選立宗室  
子乃定立十三使爲皇子及仁宗晏駕皇子踐阼  
賞定策之功以韓公爲首及元豐末堯臣子同老  
上書繳進元奏時諸公惟文公富公在皆歸老於  
洛會文公入助郊饗神宗訪之公具奏所以神宗

悅焉故一時諸公例皆被賞而韓氏諸子惡分其  
功辨之不已文公之罷平章重事由此故也然英  
宗之譽布於諸公則始於堯臣而其爲皇子嗣寶  
位則韓公之力不可誣也

韓魏公用郭逵簽書樞密院事衆多不服公謂人曰  
非不知達望輕也英宗欲置李端愿於西府每日  
西府當用一武人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達當之或  
曰不然英宗欲用張安道知不附已猥曰西府久  
不用武臣矣宜補復舊上督其人無以應乃用達

耳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人  
每人支買弓箭錢二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  
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兵紀律踈略終不  
可用徒費官錢不貲無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君實  
時爲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堂魏公曰兵  
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二十  
萬兵豈不振懾君實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  
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

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不過  
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君  
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  
兵憂今復爾耳今已降刺勝與民約束不充軍戍  
邊矣君實曰朝廷屢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敢以  
救勝爲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  
憂此言之不信君實曰光終不敢奉信但恐相公  
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也君實曰  
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它人在此因

龍川別志 卷下  
相公見成之兵遣之運糧戍邊及掌間事耳魏公  
默然竟不爲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  
爲常一如君實之言及君實作相議改役法事多  
不便予兄子瞻與其事持論甚勁君實不能堪子  
瞻徐曰昔親見相公言嘗與韓魏公言義勇無一  
言假借之者今日作相而不容某一言豈忘昔日  
事耶君實雖止實不吾也未幾子瞻竟罷役局事  
臺官蔣之奇以浮語彈奏歐陽公英宗不聽之奇因  
拜伏地不起上顧左右問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

此所謂伏蒲矣上明日以語大臣京師傳以爲笑  
元祐中蔡確坐弟碩事謫知安州作甌山公等詩意  
有所譏切諫官言之未決予兄子瞻方出守杭州  
密奏言若置確不問則於皇帝孝治爲未足若不  
少加寬略則於太皇太后寬政爲少損竊謂皇帝  
宜降詔推治之太皇太后特加寬貸確若稍知義  
理當齧舌自殺太皇太后深以爲然兄已出城時  
遣中使賜茶藥等然文臣持確議不置確遂南遷  
新州時議者皆以爲用法太深然確頃自小臣擢

前川別志 卷一  
用每遷皆以鞠獄被賞衆以爲善惡之報不可誣也孫和甫時在樞院予偶見之問及新州事予以所聞荅之和甫曰固在西府親見

神宗晚年以事無成功當宁太息欲召司馬君實用之時王禹玉蔡持正並在相位相顧失色禹玉不知所出持正密議欲於西邊深入掠虜巢穴以爲此議若行必不復召君實雖召將不至自是西師入討夷夏被害死者無筭新州之命則此報也蓋自西邊用兵神宗常持淺攻之議雖一勝一負猶

不至大有殺傷至於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禹玉持正不歷外任不習邊事無敢開此議者新州之禍實出於此

曹瑋之守秦州也州之西立文盈關關之所在最爲要害關之左右皆蕃俗也瑋以恩信結之咸爲之用故秦州每歲出兵以守文盈關而已秦州所守旣寡則州兵雖少而用足糧草可以自給自後帥臣守其舊規不改增文盈之西九十里號張小竒族亦名遵舊與都族有怨而本帳兵馬衰耗常乞納土



秦州前後帥臣皆以難守不許及范翔作陝漕權  
知秦州遂許之發兵城其地建於古渭州城既立  
知州劉漁與秦州商賈及居人二十餘家皆在城  
中翔亦親至其地犒設其族蕃人相約出兵截殺  
漁翔等翔等微知其語犒設之日晚還文盈次日  
兵起求翔不得遂於中路築城截殺商賈及修城  
兵民共五六十人道路隔絕賊兵居其間糧道斷  
絕城中無食朝廷使張昇知秦州劉渙郭恩領兵  
苦戰攻破中路賊城朝廷猶不能棄古渭但罷不

爲州置寨主監酒二人每季輪一將兵守之張氏  
世襲蕃巡檢然自文盈至古渭九十里其間但通  
一路路旁卽是界濠秦州每歲支移省稅應付古  
渭而秦關食則以貴價糴之自是秦州始困矣張  
氏旣與蕃族不和讐秦之兵日向秦州駐劄當與  
同其患難於張氏則便而秦州實無所利也近歲  
患古渭之孤危乃命郭逕築治平等寨以通秦渭  
招來蕃族旣盡而所招弓箭手皆浮浪之人無益  
於事秦州親與李氏爲隣屯兵益分糧草益少與

曹瑋舊制絕異有王安石郎中者秦州白石人也其言如此予後見李師中待制問之言與之同師中在秦州嘗乞將約蕃部地土上所築堡寨付與蕃族守把却於曹瑋舊寨分屯重兵以制蕃部師中言今寨柵旣多屯兵分散寡弱反爲蕃部所制若但付與蕃部却令邊裏寨柵兵力完強則蕃部畏威爲用其利害甚明然未及行而師中謫去安石又言秦州曹瑋舊城絕小自韓魏公文潞公作帥各增築一而今城比舊加倍而緩急難守也

李允則守雄州以知術顯世多能道之者予從事北都父老謂予曰允則自雄入奏過魏魏守寇萊公也謂允則曰聞君在雄筵會特盛能爲老夫作小會否允則曰方入奏不敢留還日當奉教及還萊公宴之幄帟器皿飲食妓樂百物華侈意將壓之旣罷謂允則曰君許我作會來日可乎允則唯唯公顧謂左右妓樂如今日每設百戲幄帟床榻留以假之允則曰妓樂百戲皆如今日其他隨行略可具也明日視其幄帟皆蜀錦綉床榻皆吳越漆

前川別志  
作百物稱是公已愕然矣及百戲入允則曰恐外  
尚有雜伎使召之則京師精伎至者百數十人公  
視之大驚使人伺之則床榻脫卸氈褊載雜伎  
變服爲商賈以入明日薦之於朝極稱其才雄之  
僚吏尤之曰萊公尚氣柰何以此勝之允則曰吾  
非誇之示之以行軍出沒之巧耳予後從事齊州  
允則之孫昭叙爲兵馬都監試問其遺事昭叙曰  
雄州謀者常告虜中要官間遣人至京師造茶籠  
燎爐允則亦使倍與直作之纖巧無毫髮之異且  
先期至則携至推場使茶酒卒多口誇說其巧令  
蕃商遍觀之如是者三四日知蕃官所作已過乃  
收之不復出虜中相傳謂允則賂之恐有姦變蕃  
官無以自明乃被殺

慶曆中閣門使張亢知高陽關契丹方遣信使僥求  
諸事公邊皆驚亢每遣謀者厚以金帛無所吝惜  
閒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  
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爲屏人乃曰  
閣使錢如糞土何故亢曰何與汝事曰閣使所與

前川別志 卷一 十五  
非其人也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  
閻使劇我一外甥 予自少教歌舞甚妙麗為虜  
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  
遣人有所市閻使善結之虜中情偽如指掌也亢  
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婚須紫竹鞭閻使所  
執可與也其餘所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虜中  
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塔所費甚厚惟高  
陽獨否

富公知青州歲穰而河朔大饑民東流公以為從來  
拯饑多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  
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死氣熏蒸疫疾隨起  
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勝要路  
令饑民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固陂澤之利而等  
級出米以待之民重公令米穀大積分遣寄居閑  
官往主其事問有健吏募民中有曾為吏胥走隸  
者皆倍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  
以貯擇地為塲掘溝為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  
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胥所在手

書酒炙之餽日至人人忻戴爲之盡力比麥熟人  
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作叢冢葬之其間強壯  
堪爲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刺指揮二字奏乞撥充  
諸軍時中有與公不相能者持之不報人爲公憂  
之公連上章懇請且待罪乃得報自是天下流民  
處多以青州爲法

儂智高自邕州敗奔南詔西南夷聞之聲言智高將  
借兵南詔以入蜀時知成都程戡適罷去轉運使  
高良夫權知成都得報大恐移檄屬郡勸民遷入

城郭且令逐縣添弓手蜀人久不見兵革懼甚洵  
洵待亂文潞公爲長安帥知兩蜀無武備卽車載  
關中器甲入蜀蜀人益懼朝廷遣張安道出帥成  
都於道中見所運關中器用卽令所至納下仍罷  
所添弓手蜀人聞之皆安歸田畝公徐問智高入  
蜀之報本雅州蕃牙郎號任判官者所爲遂呼至  
成都詰其敢虛聲動搖兩蜀情狀將斬之以徇任  
震恐伏罪乞以舉家數十口繫雅州獄身自入蕃  
窮問智高詣實通月不至請舉家爲戮公久之乃

許任如期至得小雲南書言智高至南詔復謀爲亂爲南詔所殺公乃釋任而奏其事初邕州之捷朝廷未知智高在亡故未盡賞戰功至是乃命加賞將吏

叅知政事錢若水少時讀書高山佛寺有一童子日來撓之禁之不可其師曰此田家子此寺其家所建也昨爲衙校家破死亡略盡將死以此子見屬吾憐其功不忍禁也若水曰然則試以經授之不數日誦寺中所有經殆遍遂去不知所在若水旣

貴護宗室葬事舉者若干人將宿常失其一行則復在恠而闕之則昔之童子在焉若水曰子乃在是耶子實何人也對曰世之如我者多矣顧公不識耳姑置我我將食而復見置之則走入衆中不復識

慶曆中西羌方熾天下騷動仁宗憂之餘杭徐復者高人也博通數術有旨召之上親臨問焉復曰今日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復曰雖然君德不同陛下無深慮也上問所以復曰德

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已容物西羗之變起於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神人知非陛下本心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運雖惡無能爲也不久定矣上稱善欲官之不願賜處士號罷歸復少時學六壬聞州一僧善發課州有一衙校偶問之僧曰大凶法當死於市校曰吾幸無他事安至此僧曰君還家夜漏將上有一異姓親叩門坐未定外有馬相踈不解取

火視之其一牝馬也有胎已墮駒三足若有此君死無疑不然亦不死也其人歸候之皆如僧言大驚旦起問僧所以脫禍僧曰吾無禳除法惟有遠行可以少解用其言乞歸農州將憐而許之遂爲遠行計既登舟適有事當畧還家將登岸與一人相遇排之墮水死州知其故以可愍讞之得減罪復從僧學其術僧曰吾術與君術無異而所以推之者則不可傳也復曰姑告彼課日時我自推之僧曰盡子思慮所至子所不及吾無如之何也復

推之累日盡得僧所見而不見駒所墮三足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強也終不復告

乖崖公張詠家在濮州少時尚氣節喜飲酒每遊京師寄封丘之逆旅有一道人與之鄰房初不相識而意相喜也日會飲酒家及將去復大飲至醉張公曰與子傾蓋於此不知何人異日何以相識客曰吾隱者何用姓名固問之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成都矣至

成都亂張公爲成都守始異其言西行常以物色訪之然一時入蜀終無所

見後修天慶觀以家財建一閣榜曰望仙閣每曜日輒出遊焉屏騎從門外步而登閣燕坐終日蓋有所遇如此者二年代者將至復一登之將絕意於此日暮出東廡下得一小逕入得一小院堂中四壁多古人畫像掃壁視之中有一道人髣髴逆旅所見題曰神和子公悵然自失所見正此也按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五代時人所著書亦以神和子爲名

張安道知成都日以醫官自隨重九請出觀藥市五



龍川別志 卷下  
更市方合而雨作入五局觀避之至殿上見一道人臨堦而坐往就之相問勞已道人曰張端明入蜀今已再矣醫曰始一至蜀耳曰子不知也凡人元氣重十六兩漸老而耗張公所耗過半矣吾與之夙相好今見子非誤然也解衣裾出藥兩圓曰一圓可補一兩氣醫曰張公雖好道然性重慎恐未信也道人曰所以二圓正爲爾也取一圓并水銀一兩納銚中以盞蓋之燒之良久札札有聲搗盞以松脂未投之當有異三投而藥成當知此非凡藥也醫徑歸白公試之如其言每投松脂燄起先所坐小亭至三投燄如金色傾出則紫金也乃服其一圓而使醫遍遊成都冀復遇焉後見之孔明廟前復得一圓藥然服之亦無他異